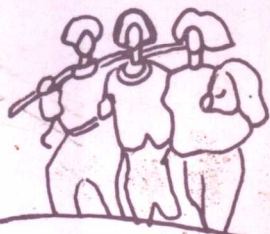


兴安儿女

主 编 王 春 贵



兴安儿女

主编 王春贵

中共大兴安岭地委党史研究室

封面题字:曲俊峰

封面设计:常桂林

兴安儿女

出版单位:中共兴安岭地委党史研究室

印刷单位:大连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frac{3}{4}$ 字数: 270 千字

1991 年 11 月第一版 1991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黑新出图 (91) 235 号

内部发行

编者的话

在地委的领导下,在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支持下,经过作者与编者的共同努力,《兴安儿女》一书出版了。全书搜集,纂写大兴安岭地区开发建设以来一些优秀党员、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事迹,他们以出色的工作成绩,赢得了全区人民的拥护与爱戴。他们有崇高的理想,有高尚的行为,他们有伟大的目标,有巨大的力量,他们为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捧出了一颗颗赤子之心。这本书真实地再现了他们的战斗生活,是一部较丰富的群芳谱,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花朵。望能受到读者的欢迎,并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予以鼓舞与鞭策。希望能得到学校、青少年组织的重视和支持,把它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教材,在哺育新一代中发射出灿烂的光彩。

因为人力有限,本书在编写过程中错误、缺点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特别党史工作者予以批评指正。

目 录

曹发庆·····	王庆林、孙伊斌、贾俊宝(1)
驰 援·····	朱红星、王春贵(19)
留下一片青山·····	詹长江(33)
他走向远山·····	王春贵(42)
记忆的浪花·····	王吉江(59)
老矿长·····	吴振德(68)
烛 光·····	高秀芬(70)
北极眷情·····	侯万霞、张新(77)
党的好干部·····	姚万堂(88)
闪光的足迹·····	梁秀云(101)
当家人·····	何培信(109)
燃烧在心中的希望·····	曲绍义(119)
瑰 宝·····	赵丽君(125)
本 色·····	万可嵬(133)
一个党员企业家的风采·····	初君、李加强(139)
拓荒者之歌·····	王春贵(145)
不尽的追求·····	刘玉华(161)
古驿站上的强人·····	孙丽芳(167)
在平凡的岗位上·····	郭喜文(171)
报春花·····	张弛、晨光、祖源(179)
绚丽的晚霞·····	蒋永贵(184)
鄂乡的金翅鸟·····	王春贵(189)
血洒疆场·····	王春贵、刘世杰(200)
记者梦·····	雷志国(205)

一人辛苦暖千家.....	李淑敏(209)
会做小事的人.....	王晨光(215)
带兵人.....	侯万霞(220)
无名草.....	曲连君(225)
魂系青山.....	王雅新(232)
庄严的使命.....	侯万恒(237)
融进兴安一片绿.....	鄂旭杰(246)
北国春蚕.....	王玲(252)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王晓美(256)
黄金魂.....	张锡悦(258)
平凡的脚步	张勇、孟庆魁(262)
摘取金牌的人.....	路希天(268)
情系边关.....	郭文柱(272)
迷山.....	项国春(277)
追念.....	倪桂琴(280)
橄榄色的风采.....	韩学勇(283)
闪光的团徽.....	沈志军(286)
为了他人的生命	沈志军、韩学勇(289)
难忘的旅程.....	李广富(292)
足迹在这里闪光	徐庆俊、刘振林(295)
大胡子铁人.....	侯万霞(300)
壮丽的青春	张儒廷、孙丽英(304)

曹 发 庆

王庆林 孙伊斌 贾俊宝

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刚刚解放的沈阳，召开了辽沈战役祝捷大会，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后来共和国的元帅罗荣恒在主席台上，把一件绣有“独胆英雄”四个大红字的白上衣，授给了一位气宇轩昂、英姿飒爽的年轻军人。

这位“独胆英雄”就是立7次大功，荣获2枚“英雄”奖章、3枚“勇敢”奖章的曹发庆。

当年，曹发庆曾是第1纵队（38军前身）3师9团2营4连1排排长。四十三年过去了，这位1945年参军，1947年入党，73岁的老英雄、老党员、老干部，如今已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塔河县粮食局十八站粮库光荣离休。

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出生入死，英勇奋斗，不怕流血牺牲，不怕千难万险，无论是在南征北战，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里，还是在转战兴安、艰苦奋斗的和平年代中，他都功业感人，奋进不止，树起了一个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光辉形象。

一、大黑林子

1947年5月17日夜晩，曹发庆他们1纵队3师9团，为了执行战斗任务，从长春市西北部大踏步地向怀德县以北的大黑林子方向前进，准备到那里集结待命，围攻敌71军88、91两师并占领长春机场。经过一夜的急行军，他们4连在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到达了大黑林子村。战士们跑了一夜，又累又渴，一个个饥肠辘辘，浑身酸软无力，准备饱餐一顿，再睡上一觉。开饭了，大家高兴地拿起了碗筷。

突然，“轰、轰、轰”，炮弹在村里一颗颗炸响，崩得饭锅、饭碗里都是土。不好，4连遭到一个营的敌人突然袭击。敌人近在咫尺，一场短兵相接的恶战打响了。

曹发庆他们在连长李玉平的带领下，与敌人在村边接上了火。敌人的“马克辛”重机枪和“水压”重机枪嘎嘎嘎响个不停，把我军封锁在一片开阔地上。部队伤亡很大，不到一小时，全连180多人只剩下了八、九十人。暴雨似的子弹，打得战士们趴在地上抬不起头来。

曹发庆脸紧贴着地，帽子还是被打飞了。他几次清楚地听出重机枪都定时有规律地换弹联，中间都是停射一、两秒钟。他心想，“有了！就用这一、两秒钟，收拾敌人！”

他想用手榴弹解决问题。一摸手榴弹都打光了，便向身边的三班长要了4枚。他拧开了盖，手指套上了拉火环，一手拿两枚，准备伺机甩出，炸毁敌机枪。

当敌人又换弹联的一刹那，他突跃起身，手榴弹“唰、唰”甩出两束。“吭”、“咔”在敌人机枪阵地炸响。他象离弦的箭，“腾”地蹿了出去。“同志们冲啊！”他嘶喊着，端枪第一个冲入敌阵，开始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格斗。“扑哧”，猛地向前一步突刺，雪亮的刺刀扎入敌胸膛，枪刺一拧，拽了出来，敌人向后倾倒的同时，血如高压喷泉射向他的胸和脸上，他成了“血人”。老曹捋了一把脸上的血，又冲向前去。

突然，前方一块石头后面，又响起了机枪声。他迅速卧倒，隐蔽在离敌人机枪不远的一块石头后面。轻机枪在“嗒嗒嗒”地响着，又有十几个战士倒了下去。曹发庆看到倒在血泊中的战友，胸中怒火喷发，他“腾”地猛然跃起，猫腰向敌机枪冲去，眼看就要接近敌机枪了，突然一股爆炸掀起的烟尘淹没了他。连长和同志们一看，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都在想“完了！”连长正要派第二人上时，老曹突然从泥土堆里钻了出来，像猛虎似的又冲上去。他利用起伏的地形和丛生的灌木，迅速接近敌人。

他双手抓住烫手的枪管，怒吼一声：“给我拿过来吧！”一使劲儿，“嗖”地一下子，硬是把机枪从敌人手里拽了过来，敌人被这突然行动吓呆了。曹发庆端着缴获的机枪，调转枪口突突起来，打死了机枪手，又撂倒了一片敌人。这时，战友们已陆续冲了上来，不能再射击了，他端起刺刀又冲向敌群。

曹发庆已经挑死了5个敌人，崩得浑身都是血。他被敌人刺伤的左臂、左肋和腹部都在流着血，浑身上下，衣服内外也都是血，简直成了个“血葫芦”。

这时，大部队已赶到，敌人苟延残喘，我军奋勇向前。军号声振奋着曹发庆，他端着刺刀又与这第6个大个子敌人厮杀起来。

敌人虽然看出了他的弱体破绽，但一看解放军四面包围上来，也乱了方寸，吓破了胆。老曹抓住这个时机，迅速向后撤了几步，突然向前猛冲嘶喊一声“杀”，又来一个向前一步突刺。敌人被刺倒了，老曹这个一身血的“红人”，也晃晃悠悠地昏倒过去。

老曹被战友抬进了村儿。包扎完伤口，过了好一会儿，他慢慢地苏醒了。他睁开了双眼。

啊？！林总站在他的面前。他支撑着坐了起来。

这时，首长竖起了大拇指说：“打得好！打得好哇！你们这支部队，够得上一等的部队！只有这样，才能消灭敌人！”

二、黑 山

黑山，是沈阳、锦州间的战略要地。对于我军来说，它既是援锦的阻击阵地，又是向东出击，参加辽西大会战，歼灭敌廖耀湘兵团的前沿阵地；对于敌人来说，更是进兵锦州、出逃营口、退缩沈阳的要冲。

激烈残酷的黑山阻击战已迫在眉睫。

10月15日18时，锦州被我军攻克。

10月20日，东野总部命10纵队、1纵队第3师和内蒙骑兵师从各自位置，火速前进，抢先占领黑山、大虎山，阻击企图重新夺回

锦州的廖耀湘“西进兵团”。

10月22日，我军提前一天抢先占领了黑山。曹发庆他们三师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迅速构筑地面主防御工事和副防御散兵坑。

10月23日，国民党辽西兵团中将司令官廖耀湘所部10万余众向黑山猛扑过来。

著名的黑山阻击战开始了。敌军以装备精良的五个军十二个师，对我装备极差的一个军零二个师。这意味着我军在长25公里的阵地上，都将受到何等巨大的压力！

曹发庆他们为了坚决执行东野总部“守住黑山三天，务须使敌人在我阵地前尸横遍野而毫无进展”的命令，纷纷向党组织表示：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叫，人在阵地在，坚决守住黑山！

战士们的决心书、血书象雪片似的飞向师、团党委！

同时，营、连、排也都确定了战时代理人，曹发庆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在“光荣”之前，事先把身上仅有的几个小零钱儿交了党费。

敌人一群群野马式战斗轰炸机，带着滚雷似的轰隆声，首先飞扑黑山上空。随着凄厉刺耳的呼啸，炸弹成片地往下落，整个黑山一线，惊天动地，一片火海。飞机轰炸的余音未消，“轰、轰、轰”敌军重炮群密如冰雹的炮弹，劈头盖脑地又向曹发庆他们4连砸来，阵地上浓烟滚滚、四处翻腾。

敌人炮击过后，黑压压、密麻麻的国民党兵，嚎叫着冲了上来。

这时，被敌人连炸数遍的我军工事，大部分残破坍塌，本来就不多的部队减员了不少。听到敌人的嚎叫声，曹发庆从压在身上的土石、杂物堆里钻了出来，不顾身上的伤痛，迅速组织战士们反击。

“打！”曹发庆嘶喊着。

顿时阵地上机枪、步枪暴雨般的子弹射向敌群，手榴弹也在敌人头上炸响，敌人在成片成片往下倒。

敌人败下去，又冲上来。

冲上来，又败下去。阵地上，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地厮杀着。

曹发庆同战友们与五倍、甚至十倍于我的敌人，殊死搏斗着，使敌人每前进一步，尸体成堆。

敌人企图突破黑山，再夺锦州的梦想在我军的铜墙铁壁前破灭了。

10月23日21时，国民党辽西兵团司令官廖耀湘，被迫下达了撤退营口的命令。

敌军南逃营口，必经黑山、大虎山。他们企图以更疯狂猛烈地攻击，占领黑山、大虎山，建立其主力南逃的右侧阵地。

10月24日、25日两天的黑山阻击战，更加残酷、激烈。

敌人疯了。山炮、野炮、加农炮、榴弹炮，一齐向我阵地猛轰，使黑山大地剧烈地抖动起来。千万发炮弹呼啸着倾落在我军各个阵地上。炸声如惊雷，轰轰隆隆响个不停，硝烟似浩海，弥漫翻滚直冲云霄。

敌人空前猛烈的炮火，把曹发庆他们4连的防御工事全部炸毁，人只剩一半。曹发庆虽会巧跳弹坑，最后也被震昏过去。

国民党“王牌”新1军，大规模的集团冲锋，一梯队接一梯队，密如蝗虫，嚎叫着蜂拥而上。

一场空前激烈、残酷的阵地争夺战开始了。

敌人集团冲锋的嚎叫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大。曹发庆被嚎叫声惊醒。他一轱辘爬起身来，抓起机枪猛扫，前面的敌人喊爹叫娘一片片地倒下去，后面的敌人又鸣嚎喊叫一群群地冲上来。

敌人以自己的尸体为“活动工事”，向前推进着。曹发庆与战友们以弹坑为工事，用敌尸做掩体，同敌人激战着。子弹打光了，甩手榴弹；手榴弹没了，就用石块、木头砸。敌人越逼越近，有个国民党官儿喊着：“弟兄们，上啊，抓活的呀！”

敌人冲入我前沿阵地。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开始了。曹发庆端起一杆长枪与敌对刺起来。全排战士在曹排长带领下，个个赛猛虎，人人胜雄狮，怒吼着杀向敌人。我军叱咤风云的气概，威震敌胆。曹发庆与战友们越杀越勇，使十几个敌人做了刀下鬼。

曹发庆刺杀了六、七个敌人，刀折了，又与敌人扭在一起，摔打厮杀起来。阵地上刀光剑影闪闪，战士杀声震天，一片混战。面对数倍于我的敌军，战士个个拚死奋战，有的战士牺牲时，手仍死死掐住敌人脖子不放，嘴里还咬着敌人的半片耳朵！场面是何等的英勇悲壮！

关键时刻，兄弟部队的援兵到了。曹发庆与同志们更加精神抖擞。

“同志们，冲啊！杀啊！”曹发庆怒吼着，带领战士们开始了反冲锋。经一阵厮杀，把敌人全部歼灭在我军阵地前沿。

两天的厮杀，使敌人象碰撞坚石的鸡蛋——壳破浆迸。曹发庆与战友们终于完成了三天的阻击任务！

10月26日，我军主力十个纵队30多万大军按时赶到了黑山前线，包围廖耀湘兵团的各个阵地。至此，我军已把10万敌军围困在黑山以东的120平方公里的区域里。

围歼廖耀湘兵团的辽西大会战打响了！

为了全歼敌人，部队重新进行部署。曹发庆他们4连配属了10纵队的一个营。这个营在阻击战中伤亡很大，只剩了一半。上午9点多，曹发庆带先头部队赶到这个营驻地。营长高兴地说：“你们可来了！”曹发庆说：“营长，敌人的大部队可能中午到达，你就抓紧指挥吧，我们绝对服从命令！”

“你们1纵队专能打硬仗，你又是智勇双全的著名战斗英雄，这仗必须由你来指挥，我们保证听你的！”

老曹一看营长急了眼、下了令，也再没有时间磨嘴皮子，便硬着头皮把指挥战斗的任务接了下来。

曹发庆详察了周围的地形、地物后，决定把阵地设在一片坟地里。这片坟地秋草深，土包密，靠路旁，面积大，能退能守、能进攻的天然工事。他指挥着这400来人的联合部队，迅速进入坟地，依托土坟包构筑掩体工事，并采取了巧妙的伪装措施。

部队刚刚准备停当，据前方侦察哨兵报告敌军成千上万，尘土

飞扬，象一面墙从北面平推过来。

话音未落，“轰、轰、轰”前方不远的地方，敌人的炮弹开始炸响。

敌人越来越近。坦克、汽车的机械轰鸣声，战马的嘶叫声，步兵的骂咧声，杂乱的脚步声响成一片，喧嚣冲天，震耳欲聋。敌人的千军万马就在眼前。

老曹想，要发扬我军打近战、打恶战、不怕流血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部队越在险恶的环境中越勇敢，“置之死地而后生”，一定要沉住气！

敌人更近了。90米、80米、70米、60米……

营长气急了，恨不得立刻蹿起来，带战士们冲上去。他心里气骂着：“他妈的，老曹这小子……”

没等营长骂完，突然见高处的小红旗向斜上方喇的一甩！顿时，弹雨“哇”的一声一齐射向前面汽车上的敌军。国民党兵被这突然袭击打晕了头，开始乱了营。

这时，曹发庆的小红旗又刷的一下，平着向前一摆。狂风暴雨般的子弹又向地面上的步兵扫去。这一打，敌军彻底乱了营。战场上一片混乱：人仰马翻，车毁人亡，惊马嘶鸣，败兵哭嚎，丢盔卸甲，东窜西逃。

曹发庆一看，关键时刻到了。他“噌”地蹿起身来，大声呼喊：

“共产党员们，青年团员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同志们冲啊！”喊声未落，他小旗向前一摆，首先冲了上去。

说时迟，那时快，老曹向前猛追几步，抓住了一匹敌人惊散的失主军马，“噌”的一下蹿了上去。

曹发庆单枪匹马，飞速勇猛地杀入敌人的千军万马之中！

曹发庆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飞驰的军马身上来了个“镗上藏身”。一只脚蹬着马镗，一只手搂着马脖子，一只手甩枪射击，整个身体都藏在了马的脊背以下，他催马向前冲着、打着、喊着：

“交枪不杀！你们已被解放军层层包围，跑不了啦！快放下武器投降吧！”

曹发庆杀一路，喊一路。这时，他已在敌人的千军万马中冲杀了一个来回，见有些敌人放下了武器。他看还不行，必须得使新招儿！

曹发庆顺手抓起了一件敌人军官服穿在身上，又拣起了一顶“大盖帽”，扣在头上，装成了国民党军官。

这回，他再也不用“镪上藏身”了，迅速直起了腰，堂堂正正地骑在马背上，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又策马冲入敌阵？他边跑边喊着：

“弟兄们！我们已陷入共军重围，出不去了！大家赶快举手放下武器还有条活路，快！枪都放这儿！快快！！”

国民党兵一看自己的长官发了话，都劈哩啪啦地往指定地点交枪。堆得象小山似的各种武器，这一堆、那一堆的到处都是。

就这样，他在敌人的千军万马之中又往返冲杀了三趟。

啊，当之无愧的“独胆英雄！”

曹发庆单枪匹马闯敌营的大智大勇，实践了他“不怕流血牺牲，不怕吃苦受难，为人民一辈子永远冲锋在前”的誓言。

10月28日，蒋介石在北京听到廖耀湘“辽西兵团”精锐的10万大军被全歼的消息后，飞回了南京。

11月2日，曹发庆又随1纵队3师攻占了国民党东北剿共总司令部。至此，我东北野战军解放了国民党在东北的最后一个盘据点——沈阳。它标志着东北全境解放！

曹发庆受罗荣桓政委最高奖赏后，随着大部队又出发了。

11月26日这一天，沈阳各界人民群众，在市军管会主任陈云、市委书记陶铸等领导同志的率领下，倾城而出。全市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口号声、歌声格外嘹亮！

我们的“独胆英雄”，随着东北野战军第1纵队的滚滚铁流，在人山人海的欢送队伍中走过。英雄告别了沈阳，告别了东北人民！

他和战士们高呼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军歌，从长城的喜峰口入关，挺进东北，直插平津，奔袭海南岛、云南，“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

三、转战兴安

1954年9月，曹发庆结束了军旅生涯，转业到黑龙江省绥棱森工局。

1958年7月，中共黑龙江省委决定，调动全省各林业企业的力量，开发大兴安岭林区的北坡。

按理说，在部队身经百战、屡建功勋的著名战斗英雄，到地方后，该享点儿清福了。可曹发庆却不这样想。他想，“我入党时的誓言不能忘，要不怕流血牺牲，不怕吃苦受难，为人民一辈子永远冲锋在前！”绝不能贪图享受。

他不失英雄本色，继续冲锋在前。开发大兴安岭，他第一个报了名。

在这和平幸福的年代中，他又从生活安逸的城镇，走向罕无人迹的大兴安岭。迈出了决定他后半生归宿的关键一步！

这一去就是三十三年。

1958年9月，曹发庆满怀豪情，肩负着开拓重担，迎着飒飒秋风，踏上千里征程。他登上“北京号”客轮，在黑龙江上逆水行舟，破浪前进，奔向开发大兴安岭的新战场。

曹发庆带着报务员、医生等十几名职工，从呼玛县三合站下船后，由鄂伦春猎民做向导，按地图座标，向大兴安岭北纬 $53^{\circ}07'$ ，东经 $123^{\circ}34'$ 地带的无人区——拟建的额木尔林业局依陵林场跋涉前进。

经过20多天的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开发建点儿的目的。场长未到职，他这个副场长带领大家，在罕无人迹的原始大森林里，开辟新天地，创建新林场。他们住的是帐篷、仓房，睡

的是用小杆儿搭的“波浪床”，吃的是窝窝头，喝的是省油、省菜、省青酱的“三省汤”。就这样，他们艰苦奋斗了4个月后，因给养等物资供应困难，按上级指示，他们又撤回了二十五站附近的额木尔林业局。他任医院管理员。

林业局也是新建的点，条件十分艰苦。他和爱人徐航住在一个柳条编织的临时住房里。这个“房子”借着大平房的一个外山墙，三面用柳条编织成挡物不挡风的墙，房上是硬纸壳的盖儿。这个房子，不但雨天漏水，风天透灰，白天闷热，晚间冰凉，而且还经常听到病人的哭声。

一身战争创伤的老英雄，住这么个“房子”，真够遭罪的。其实，领导上早就给他串出了一间病房。可他怕影响群众看病，说啥也不去住。硬是在这柳条房里住了两个多月。

深秋时节，他分到一户“木刻楞”家属房子，但由于缺木工，门窗制不出来。家家都没上门窗，别人都拿公家的板子钉了门窗，还有人劝徐航也去拿，老曹坚决不让。他说：“公家的东西，一个草刺儿也不能动。”于是他便利用业余时间自己割草捆成捆儿，一捆落一捆儿，算是把门窗堵上了，勉强能住了人。

在生活上，他对自己是这样严格要求。在工作上，他则是高标准、严要求的好手。

清林、采树种是又累又险的活儿，谁也不愿干，他抢在前、干在先。清林，他的清林面积比谁都大，质量比谁都高。山场清理得干净利落，剩余物堆积整洁上线，他成了全局的清林样板。采种，他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攀高去赴险。他采的数量最多、质量最好，在全局荣获了第一名。由于他工作有突出贡献，这一年，当上了林业局劳动模范。这还真是转业到地方头一回。

他这个人就是好找苦吃。货船来了，他义务帮助去卸货，卸粮、油、盐、药等生活必需品。别人跑两趟，他跑三趟，180斤的粮袋、盐袋别人扛一袋，他扛两袋……中午，大家都休息了，他也不睡觉，还偷着到医院去洗、晾手术用过的脏衣服，打扫屋子、庭院，端、倒垃

圾等，下午到点又去卸货。晚间回来又帮医院烧炉子。真是天天没有闲着的时候。

他虽然做了这么多好事，但最受群众称赞的是拉纤。

林业局新建点儿，陆地不通车，给养等物资全靠水运。但货轮运输只能到黑龙江边的额木尔河口，从河口往上游走，到林业局还有 25 华里水路。重船，逆水行舟，再加多少把桨也无济于事，只好靠人力拉纤。

当纤夫，是当时最苦的差事。拉纤的队伍里，曹发庆几乎趟趟都不落。拉纤这活儿，苦呵，时而上山，时而下坡，时而登高，时而下河，经常是一身水，一身泥，肩膀都被纤绳勒出了血泡。

初秋的一天，拉纤回来的路上，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潮水猛涨，浪高水急。纤夫们也到了最叫劲儿的时刻。老曹叫一号儿，拉一号儿，十几个人中，数他那股纤绳绷得最紧，风刮在绳上嗡嗡作响。

拉着、拉着，来到了一片小秃山坡。拉纤再爬坡，就更叫劲儿了。纤手们人人通身是汗，个个弓腰猛拉。老曹是打头的，纤绳煞入肩膀肉窝里最深，一使劲儿，把上次拉纤的血泡勒破，使血水与汗水、雨水交融在一起，从肩上淌下，疼得他直咧嘴。鲜血染红了肩膀，也染红了纤绳。

当老曹快到秃山坡最高处时，脚下一滑，摔倒在地，膝盖磕在一块石头上，觉得一阵麻疼。一刹那，他双手点地支撑起身体，迅速恢复了拉纤姿势，继续向前。

当老曹走到浅水滩中间时，在老曹身后的小王突然惊叫一声：“血！”他这么一喊，人们也都同时看到了红水流。

其实，老曹从秃山坡下来时，就发现了自己膝盖上有一个二寸长的口子在流血，鲜血经小腿、脚面流淌在地上，一步一滴血，一直走入大河。但他一声儿不吭，纤绳拉得绷绷紧。

这时，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说：

“快包上！”“快下去！”